

## 10 天天睡前我给他讲故事

感人的浪漫  
虐心的纠结



因为盛传中国一家能源垄断国企要在海外上市的消息,近来我们公司高层在不停地开会,显然想拿下中国的这个超级大客户。

他问我在做什么,我不敢说自己一直在等他,随口说自己在看小说。

“什么小说?”

“言情小说。”

他笑:“你还相信白马王子的故事?”

我也笑,避重就轻地回答:“有梦总是好的。”

“什么样的故事?”

“是一个女孩子暗恋一个男孩

子的故事。”

“她为什么不告诉他?”

“她不敢。”

“为什么不?她告诉男子,不外乎两种结局:男子接受她,他俩在一起;男子不接受她,他俩不在一起。她不告诉男子,结局就是他俩不在一起,结论显然是她告诉他的做法更对。”

我怔怔地看着他的话,我还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问题,原来从经济学角度看,这个问题如此简单。

见我长久沉默,他客气地说:“不打扰你看小说了。”

我立即回复:“我这会儿没看小说,是在思考你的话,觉得挺有意思的,我看小说的时候没这么想,就是挺同情女主人公的。你要休息吗?”

“今天思考了太多东西,早上一起来就在不停地喝咖啡,身体已经非常疲惫,大脑却无法休息,我不想再看任何与工作有关的东西,想看一会儿电视,却发现看不下去,不是穿着麻袋布片的武侠剧,就是秃着半个脑袋的辫子戏。”

我对着电脑乐:“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?”

“好!”

“现在很多人在网络上贴故事,像以前的报纸连载,好处是不用经过编辑审核,作者可以忠实地表达自己想表达的,很多都是坑儿,没有结局。”

“那你也只能‘连载’?”

“讲得太多,你也没时间听啊!”

“很长的故事?”

“一千零一夜。”

他大笑:“不要紧张,即使你讲得不好,我也不会砍你的脑袋。”

我对着电脑幸福地微笑,如果你是国王,我宁愿冒着被砍脑袋的风险,也愿意做那个阿拉伯女子。

我和他在调侃中,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。我无比感激发明网络的人,因为一些看不见的线,在这个深夜,孤单的我们能相互陪伴。

他可能不知道,他过去参加的所有篮球赛,我都没有缺席;他说了一句“我在清华等你”,我就追逐着他的步伐,奇迹般地考进了清华大学……

但是没有关系,我感谢上天给我这个机会,让他和我重新开始。希望等我的故事讲完时,我和他也能“从此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”。

从那天起,我每天都会上网守着MSN,宋翊不管何时上线,总能看见我。

我们有无数可以说的话题,更重要的是,在这个世界上,除了他的父母,我相信再没有人比我关注他的时间更长,我知道他喜欢什么,讨厌什么。他去过的地方我也去过,他看过的书我也看过,他听过的歌我也听过。很多时候他的话刚开头,我就能把他想说的话全说出来。

我们聊童年的事情,聊少年的事情,聊大学的事情,也会聊现在的事情,谈一本书,谈一部电影,谈喜欢的音乐,他惊讶地说:“我怎么觉得我和你好像已经认识很多年?”

我对着电脑屏幕微笑,我们的确已经认识很多年了。

一个周末的晚上,我们从李白、杜甫谈到古龙、金庸,从浪漫主义谈到写实情怀,谈到痛快时,我告诉他,真想听关东大汉高喝一声“大江东去”。他大笑。

我们聊到凌晨4点多,他笑道:“要赶紧睡觉,除了大学时和哥们儿拼酒,我从来没和人聊天聊这么久,聊得竟然忘了时间。”

我突然问他:“马上就要日出,可不可以一起看日出?我的阳台正好向东。”

他爽快地答应了,也站在面向东面的玻璃窗前,我们两个在不同的地点,同时目睹了太阳照亮这个城市的那一刻,眺望着一栋栋大楼被朝霞染成橙色,俯瞰着一条条长街被朝阳唤醒,我的心中充满了希望。那一刻,我觉得我离他很近,我觉得这个城市很美丽。

渐渐地,我们有了默契,每天晚上临睡前都会闲聊几句,忙的话就互致晚安,不忙的时候我会讲一个小故事……

(摘自《最美的时光》桐华 著)

## 05 我该做个什么样的父亲

好爸爸造就好女儿



我对家庭教育的思索,其实远在还没有成为父亲时就开始了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我在海南青年报社负责《东子心理热线》栏目,为青少年答疑解惑,结果不仅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,也受到了家长们的关注。孩子们向我倾诉对父母的不满,家长们向我诉说孩子不听话、不好管教的烦恼。

时间久了,我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孩子们的不快乐和家长们的不轻松,也在思考为什么会这样。思考越深入,我发现的问题也越多。等我的女儿依依出生,我也成了家长,

从而更真实地感受到做家长的情感波动。

没有当父亲以前,我的思索是宽泛的,总想着等自己做了父亲后,不要让女儿遭受我小时候所受的苦。可是,给她创造一种优于自己童年的物质生活,让她与棍棒教育绝缘,就能给她快乐吗?

中国孩子是世界上学业负担最重的孩子。

相信做父母的都有同感:现在的孩子太累了。如果问现在的孩子是如何度过童年的,相信大部分孩子的答案是一样的,那就是在题海中,在各式各样的培训班里,在高压管理下……

尽管“素质教育”的理念已提出多年,尽管教育部门一直在喊“为孩子们减负”,可是孩子们的学习负担仍一日重于一日。因为考试制度没有变,分数依旧是学生和老师的命根儿。孩子12年的中小学教育,衡量其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看能否考取高分,能否考上一流重点大学;成绩也是衡量教师教学能力的标尺,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把对教师的考核和升学率、学生平均分挂钩,哪个老师班里的学生考了高分,考上了重点学校,哪个老师就是教学能手,就是先进工作者,就是模范教师。于是,孩子进了学校就成了学

习机器,与生俱来的灵性受到压抑,天才的创造力也被无情地扼杀了。

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下,大部分家长做了学校的“帮凶”。他们和老师一样,眼睛只盯着孩子的学习成绩,每天问孩子最多的问题是:“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?”“什么时候考试啊?”“这次考试你考了多少分?”

这让我想起2011年年初,我随中国教育考察团到以色列访问时的情景。我听到这个国家的许多家长对孩子常问的话是:“今天你提问了吗?问了几个问题?”他们鼓励孩子积极发言,多向老师和家长质疑。一个不会质疑的孩子,只能是死读书的书呆子;一个听不到质疑声的民族,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。质疑让孩子进步,质疑使民族发展。

中国的教育还未从根本上改变给孩子灌输死知识的模式,孩子大多是被动地学习。犹太人的教育则是启发孩子,让孩子主动地活学。不同的教育方式决定了两个民族的差别!

灌输式教育方式给孩子们带来了什么呢?

孩子们唱着:“上学最早的,是我;回家最晚的,是我;玩得最少的,作业最多的,睡觉最迟的,最累最困的,是我是我还是我……”有的孩子不堪重负,采取了极端行

为。现在关于中小学生自杀的报道屡见报端,一声声啼血的呐喊不由得让人心寒。越来越多的孩子的童年快乐被无情地剥夺,仿佛稚嫩的花苞还没有来得及绽放,就在一声声催促中凋谢了……

更可怕的是,这种状况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。现在中小学生的家长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,谈起现在的孩子,他们无不发出啧啧的艳羡声:如今的孩子不愁吃、不愁穿,要什么有什么;是爸爸妈妈心目中的小太阳,是爷爷奶奶心目中的小皇帝,捧在手里怕摔了,含在嘴里怕化了;有钢琴弹,有高级画笔用,有外教陪着……我们那时候有什么啊?

看起来似乎如此,可是我们忽略了一点,现在的孩子缺少最宝贵的东西——快乐!我们小时候上树掏鸟窝、下河摸鱼,在田野里狂奔,在地上打滚儿,捉迷藏、丢沙包、跳皮筋、打弹子……其中的乐趣,现在的孩子很难体验到。

想到这些,我心里不禁发寒。于是,我发誓要给女儿快乐,让她快乐地学习、健康地成长、顺利地成才!我要给女儿一个快乐的童年,我要做一个让女儿快乐成长的好父亲。

(摘自《做父亲的幸福——好爸爸东子16年教子随笔》东子 著)